

# 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

陈卉 高黎平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 400065)

**提 要:** 本文从语言哲学出发,通过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看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批判传统及解构主义翻译观过度强调其中之一,据此提出一种以翻译意义为依据、既具有客观性又能容纳不确定性的新翻译观。首先,理清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的概念,指出翻译不确定性对传统翻译观的挑战。其次,阐明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忠实与放纵、不变与万变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最后,论证翻译是不确定性在客观性基础上趋于确定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 语言哲学; 翻译; 客观性;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24-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08

## A Study on Objectivity and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hen Hui Gao Li-p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Objectivity and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re analyzed based on Quine's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Traditional and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concepts are criticized for excessively focusing on either objectivity or indeterminacy. A new idea of translation is put forward containing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ivity and indeterminacy in translation. Firstly, the concepts of objectivity and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re formulated.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ity and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is illustrated: fidelity vs. abuse, invariance vs. variance, holism vs. locality. Finally, it is argued that transl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determination-oriented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based on objectivity.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lation; objectivity; indeterminacy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The Thesis of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是蒯因(W. V. O. Quine)于1960年提出的一个语言哲学论题。它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真理、意义及指称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语言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也极具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将从这一语言哲学论题出发,探讨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翻译观念。

### 1 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概述

翻译既有客观性也有不确定性。翻译中的客观性指翻译以原作为蓝本和约束,译者只能在原作允许的范围内在译文中全面地、真实地按照译语的习惯表述方式和

手段,完整地再现原文文本信息,客观反映源语文本的主客体之间、客体与客体之间以及它们对应的时空关系。客观性是翻译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客观性,翻译将无从谈起,因为我们连最基本的意义都无法把握和确定,最终将导致不可译性。翻译又有不确定性。蒯因认为,即使在没有任何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其它非翻译因素影响的彻底翻译的情况下,两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家对原始丛林土著语各自编撰的“不同的翻译手册与全部的言语行为倾向相容,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是不相容的”(Quine 1960: 27)。也就是说,出于同一源语文本的语句可以有多种可能的翻译。这些翻译均与原文相符,但它们之间

\*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翻译不确定性:从蒯因论题到英汉互译”(2014BS076)和重庆市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14SKF07)的阶段性成果。

却不一致。蒯因又解释道,“两本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规定相同丛林语句的英语译句,然而这两个译句在英语语境中却有可能不可互换”(Quine 1992: 48)。这就是翻译的不确定性。

### 1.1 客观性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

翻译中的客观性是相对于主观性而言。从宽泛角度看,翻译的全过程包括原文创作、双语转换以及翻译目的和评价,而这3个过程均充满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

原文创作的主客观统一表现为创作风格、视角、态度及情感的个体性与内容到形式的共同性之间的协调统一。但作者的个人风格一旦与原文结合,作品客观地体现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及主体风格,即作者的个体性融入文本,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原文一旦创作结束并成为翻译的原作,就是客观的,是译者必须要遵循的。从这一点上看,客观性是根本。双语转换的主客观统一指原作是约束译者的客观方面,译者是作用于它的主观力量。在译者与作者、读者,译文与原文几方面的人际和文际关系中,“译者虽有绝对服从原文的愿望,但客观上由于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把握客观(原意),同时还有二心(心系译文读者)的牵扯,主客观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一性”(王东风 2004: 8)。译者的主观特征也表现为多样性。梅德明认为,“视角决定视野”,“言者和译者共同参与意义的创造,共同参与意义的‘在场’解译”(梅德明 2012: 78-79)。但无论译者表达方式和视角怎样不同,都是在原作的主题内和给定语境里与语言表达式的翻译相关的一套特征,即翻译意义(translation-meaning)(Bar-On 1993: 786)框架内进行的主观发挥。或者,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在于他发掘出隐藏在原作内的、原作者及原文读者没有意识到且客观存在的东西。从这一点看,客观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之,翻译的主观性是有限的,是在翻译意义范围内的客观性存在。

### 1.2 翻译不确定性对传统翻译观的挑战

传统的翻译观以意义实体论为基础,无论是传统的意义指称论还是意义观念论,都以意义事实为基础。蒯因讥讽意义实体论观点是一种“博物馆神话”(the myth of a museum)(Quine 1969: 19, 27),意义与语词的关系如同展品与标签,转换语言就像更换标签。作为标签的语言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影响作为展品的意义。蒯因认为必须放弃这种将语词和意义孤立起来的实体论,因为“那些作为心理实体典型的所谓意义,最终在行为主义的磨坊里被碾得粉碎”(Quine 1969: 26)。

如上所述,持行为主义意义观的蒯因设想出一个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在这个思想实验中,观察句是基础,刺激—反应是判断的标准。他通过分析发现:以同一个语言事实为观察基础的几个翻译手册之间可能会互不相

容,因为彻底翻译思想实验的3个步骤——当兔子跑过时语言学家对语词的猜测、土著人同意或不同意、语义上升后的分析假设——全部隐藏着意义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第三步分析假设阶段,并由此得出翻译不确定性的结论(Quine 1960)。

由于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否认意义事实的存在、批判传统的同义性概念,而传统翻译观恰恰是以意义事实为基础、承认翻译手册具有判断翻译是否达到同义性的标准。所以,传统翻译观面临挑战。蒯因对意义事实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其整体论思想上,而他对同义性的挑战则导出注重语境的观念。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以两种语言中词的一一对应为起点,再到短语、句子、段落及语篇的方法和过程。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一切以意义事实为基础,多考虑局部的对应,认为意义决定于局部的词与句,因此翻译的对象和基本单位就是词与句,翻译的对等概念也是建立在词句层面上。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挑战传统翻译观,认为意义由整个语篇、语境及语言的整体结构体现,而翻译的对等观念也是建立在语篇、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交际层面之上。于是,翻译的对象和基本单位是语篇,而语篇的理解要基于语境,要考虑历时和共时两种因素(宫军 2010: 129)。可以这样说,翻译由传统的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理解的新阶段。一个单词、一句表达可能具有多种意义,意义是不确定的。但在一个篇章中,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就是在整体考虑的情况下,翻译意义能够确定,人们能够通过语境的帮助而完成对话篇的整体理解。语境与语篇共存,特定语境要求特定语篇,而特定语篇又形成特定语境。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最终决定因素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境。因为同样一个语言表达单位,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意义完全不同,这就要求译者根据语境来把握翻译意义。

## 2 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

通过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我们将重新认识翻译的客观性。语言不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翻译也不再是语言与语言之间封闭式的相互转换。翻译的确定性和规定性都是相对而言。

一方面,我们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客观性,即尊重原文。因为译文必须反映原作的社会生活和感情生活,不能把原作反映的生活变成译语民族的生活,不能把作者的情感变成译者的情感。因此,“原则上,翻译只能将原作话语信息‘脱胎’,可不能‘换骨’”(黄忠廉 2000: 157)。也就是说,译者只能按照原有的基本骨架进行语言的重塑。

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准确性”持谨慎的态度。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培根坚决主张“尽管有人强调存在普遍语法基础,但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语义域之错配’,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的”(Kelly 1979: 9)。洪堡特认为,“语言

的差异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不同类型的[语言]特性汇同起来,赋予思维新的形式,并为随后的一代又一代人所继承”(洪堡特 2011: 79)。语言的独特性或语言之间的差异使准确的翻译难以实现,因此,翻译过程中便呈现出多种不确定性。现代翻译理论家奈达说,绝对准确的语言交际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同一语言中也如此(Nida, Taber 1982: 5-6)。蒯因以行为主义意义观为基础的彻底翻译思想实验也说明,即使是以刺激反应为证据的原始语言的翻译也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翻译既客观又不确定。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并非矛盾冲突的关系,而是协调统一的。

### 2.1 忠实与放纵的关系

刘易斯翻译德里达的著作时提出“放纵式忠实”(abusive fidelity)的概念(王宾 2006: 140),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就是这种忠实与放纵的关系。“需要阐明的是每一个具体场合下译者应追求的忠实程度,追求不同作品的翻译中能允许的差异。”(Steiner 2001: 264)要求忠实的程度愈高,允许放纵的范围就会愈小,反之亦然。忠实的要求对译者来说是绝对的,对于放纵来说,译者可在允许的范围有所取舍,放纵或不确定的程度有所不同。尽管“翻译说到底是一项人的活动,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决定最终都是由译者这个人做出的,然而,译者在进行抉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会受到各种因素,包括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译者的最终抉择无疑也只是—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不受干预的权利”(谭载喜 2004: 248)。译者的放纵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除译者自身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外,必须考虑忠实原文,不能超越原文的翻译意义。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译者以自己的理解挖掘出新意;新意虽具有自己的生命,但其源头还是作者和原文,是原文使译者说出新意,在特定语境中保留翻译意义。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就是这种忠实与不超越翻译意义的放纵之间的关系。

### 2.2 不变与万变的关系

根据彭卓吾提出的翻译“万变”与“不变”原则,“就原文的思想内容对译文的表达方式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就译文的表达方式对原文的思想内容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彭卓吾 2000: 101)。“不变”指客观性,而“万变”指不确定性,二者辩证统一。客观性是不变的,无论表达方式、译者视角、突显与态度怎样变化与不同,原文始终实实在在地客观地存在着。不确定性是万变的。翻译的时代、社会文化不同,译者的个体风格及态度等均成为不确定性的因素。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语词在言语交际中会增值、转换或变异。原词通过译者的理解和转换势必会发生改变,特别是语词的联想意义。另外,句子的生成方式更是千变万化,目的语的语言能力、对原作的理解程度以及翻译时的情感和态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译语句

子的创作。但这种万变始终不能偏离原作的轨道,始终处于翻译意义的框架内。

### 2.3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两种语言从局部来看具有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包括词汇、句法、语用和文化等。于是译者便通过重构句法、解释文化差异和增加与文本相关的史料等方式使翻译整体来看是“信”的。翻译的单位是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的语篇,而不是单个的字、词和孤立的句子。这样,从字词句的对应来看,可能是不确定的,但在一个语篇中来看,却趋于客观,翻译意义是在整体中把握的。这也正是验证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中的整体论思想。因此,可以这样说,客观性是宏观的、整体的,而不确定性是微观的、局部的。译者在总体和全局紧扣原文主题(体现客观性)的基础上将模块分零;并运用关联与推理模式,通过与作者的互动来准确判断微观和局部结构;再经过大脑思维模式的转换,投射到目的语;经历重构,最后用目的语的各种可能形式表达出来(体现不确定性)。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就是这样通过整体地、客观地把握翻译意义来调整局部的不确定性以达到协调统一。

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是以翻译意义为依据的忠实与放纵、不变与万变、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使翻译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

## 3 翻译观念的批判与创新

认清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应持一种正确的翻译观,因为过度强调其中之一都将是危险的。本节将通过批判传统和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一种以翻译意义为依据、既具有客观性、又能容纳不确定性的新翻译观。

### 3.1 传统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翻译观

从中西翻译史来看,无论是圣经、佛经的翻译,还是科技与文学作品的引介,传统的翻译观都十分强调翻译的客观性。18世纪法国翻译家勒图尔诺(Pierre le Tourneur)强调忠实原作,要完整地保留原作的精神实质,不赞成删改原文以迎合法国人崇尚典雅的口味。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Tytler)的翻译3原则强调从不同角度对原文的忠实。19世纪英国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波斯盖特(J. P. Postgate)也提出“忠实是衡量翻译成败的最高标准”。奈达(2004)提出的动态对等说也将“对等”视为核心,要求译者在不同的文本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美地再现源语文本的旨意。因为内容始终先于形式,只顾形式而忽视内容,则体现不出客观性。另外一些西方翻译思想,如“逐词对译”、“为了忠实于原文,宁愿牺牲译文的易懂性”、“忠实原文应是翻译的最高宗旨”、“翻译要不增、不减、不改”、“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和“等值”论等观点都是在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谭载喜 2004)。严复的“信达

雅”以“信”为核心(严复 1984: 6)。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更是体现出强烈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观(鲁迅 1984: 225)。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颠覆传统翻译理论追求尽可能准确的原则,“解构寻求忠实、对等的传统观,解构自封的对意义的把握、提炼和传递”(王颖冲 2011: 18)。德里达在谈到解构的定义时说,“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德里达 2001: 23)。作为两种语言间的翻译,解构哲学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巨大。“对于所指与能指等传统语言观认为固定不变的关系,翻译可能或至少看起来可能经历反叛。”(Derrida 1981: 21)德里达认为译文的不同表达形式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是“译文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译文”(Gentzler 1993: 145)。解构主义翻译观与传统翻译观背道而驰,认为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文本本身的定义由译文而不是原文决定,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译文决定原文,译者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解构主义过度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他们宣称作者和原文的死亡,认为文本从诞生之日起阅读和诠释的权力就交付于读者。诚然,“译文确实有着创造性的一面,但这种创造性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抹煞译文与原文的区别,实际上也抹煞翻译本身”(郭建中 2000: 186-187)。由于解构主义极度张扬翻译的“再创造性,推翻‘信’的原则,将‘六经注我’的不可避免性推向极端,以‘再创造’消解不可重复/必须重复的悖论,这实际上是以‘再创造’的名义来替代实乃消解其他翻译理论的可能性”(王宾 2006: 21),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 3.2 新的翻译观

传统翻译观过分强调客观性,而解构主义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译者的主体特性或翻译不确定性,忽视原文及作者的存在。根据蒯因的观点,翻译具有在客观性基础上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在不同语境中顺利交流:“评判交际的成功要看交谈是否顺利,是否常常可以预见言语和非言语的反应,以及土著人的表示是否一致和合理。这是翻译手册好些或差些的问题,而不是断然对或错的问题”(Quine 1992: 43)。然而这种好与差仍然是建立在与原文的比较之上,是以原文为基础。关于这一点,蒯因也谈到过“两个翻译家可以编纂相互独立的翻译手册,这两部手册都与所有的言语行为和所有言语行为倾向相容,但其中一部手册会提供另一位翻译家将拒绝的翻译。我的立场是:两部手册都能够是有用的,但至于哪一部是正确的,哪一部是错误的,不存在任何事实问题”(陈波 1998: 128)。

翻译活动是语言交流的一种,翻译过程既有说话者,也有听者。根据不同框架,对译者赋予的位置不一样,译者既是说话者也是听者。针对原文来说,译者是听者,文

本就是说话者;针对译文读者来说,译者又是说话者。从 Wittgenstein(1953)的意义使用论来看,译者无论是作为说话者还是听者,均是语言的使用者,是在玩不同的游戏——翻译。而关于语言游戏的合理性包括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相应的规则和公共社会习俗的认定。公共社会习俗既有强制的一面,同时也有自由的一面。强制性的一面就包括客观性,即上文论述的忠实、不变与整体性。但由于从一种语言框架到另一种语言框架的投射不可能一一对应,译者又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即翻译具有不确定性或放纵、万变与局部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译者对相应的语境或背景知识的判断不能超出某一个度。蒯因说两部翻译手册谁对谁错并不存在事实问题,但都在翻译意义的范畴之内,我们用翻译意义来界定翻译不确定性的度。

Bar-On认为,翻译意义是与源语文本、源语使用者、语境以及翻译文本密切相关的一套特征(Bar-On 1993: 786)。从微观来看,翻译意义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受语境、读者群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因素制约。但从宏观来看,翻译意义是源语文本向目标语的转渡,是有根基的、客观的。作为协调翻译客观性与不确定性的依据,翻译意义以整体面貌呈现出来。它与蒯因的整体论思想及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相一致。在整体概念框架中,作为语言的、文化的及认知的翻译意义,将随语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翻译意义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相一致,即建立对等的人际意义,实现翻译的客观性。但这种对等并非逐词的对译,因为语言间人际意义的建构因交际主体、语境及目的不同,语言单位和意义成分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这一过程还涉及原文及译文的语言文字特点,原文及译文读者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素等。这也是不确定性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翻译意义是在考察作者建构意义的过程中如何将动态的过程通过静态的编码而呈献在原文中,是透过静态看动态意义的建构过程。而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动态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每一种不同的选择都有其特定的用意。因此,翻译的客观性因翻译意义建构过程的动态性而表现出不确定性。翻译意义可被看作是翻译原形,就如同认知原形一样。它是翻译客观性的体现,某种程度上规定和限制着翻译不确定性的度,也就是说,在翻译意义范围内的不确定性是客观的、可接受的和合理的,超出这个范围,便背离原意,超越客观性。翻译意义范围内的不确定性有好坏之分,翻译意义保留得越多,译文就越好,越具有客观性。换句话说,由翻译不确定性引起的不同译本的好坏、优劣之分也是看译文的客观性程度,即译文保留翻译意义的多少来决定。翻译不确定性通过翻译意义来体现翻译的客观性。

翻译基于客观性的不确定性并不排除译者的主体升华,即译文胜似原文,比原文更精彩的情况。许钧曾经说过,治史靠学识;治译,也要靠学识(许钧1996:63)。没有创造力的译文,总是没有生命力。生命就是创造。创造,才是生命。严格说来,这种升华也是客观的,因为语言的意义从根本上讲并非语言表达式本身具有。首先,它离不开与世界的关系;其次,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一定是历史留传下来的习惯性用法意义或者是某个人曾经使用过的使用意义;再次,作者用特定表达式去表达思想内容,但一定无法穷尽语言表达式本身的所有关系,只能用他自己理解的一种或几种;最后,表达式被放在不同语境中,就潜藏着其它的翻译意义,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并未意识到,因此就为读者和译者留下创造空间。因此,这样的不确定性仍然是通过翻译意义来体现客观性的。

因此,在蒯因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基础上提出的新翻译观是:以翻译意义为依据,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协调统一。

#### 4 结束语

本文以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关于意义整体论等的合理性观点为依据,批判传统翻译观过分强调客观性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过分强调不确定性的思想,提出一种以翻译意义为依据,既具有客观性,又能容纳不确定性的新翻译观。翻译的客观性通过译文的忠实性、不变性与整体性来体现,不确定性则是局部的、放纵的与万变的。不确定性虽有程度之分,但始终处于翻译意义框架内,受制于翻译意义。可以这样说,翻译是在原作与译作之间求似的过程,是在客观性基础上的不确定性趋于确定的动态过程。

#### 参考文献

- 陈波. 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宫军. 从翻译的不确定性看译者主体性[J]. 外语学刊,2010(2).
-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黄忠廉. 翻译本质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鲁迅. 关于翻译——给瞿秋白的回信[A].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 梅德明. 悟道与译道[J]. 中国翻译,2012(5).
- 奈达. 翻译科学探索[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彭卓吾. 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王宾. 翻译与诠释[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 中国翻译,2004(6).
- 王颖冲. 再论德里达的“relevant” translation[J]. 中国翻译,2011(5).
- 威廉·冯·洪堡特. 论语言的民族特性[A].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许钧.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雅克·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A].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 Bar-On, D.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J]. *International Phenomenological Society*, 1993(4).
- Derrida, J. *Posi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Kelly, L. *The True Interpreter*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 Nida, E. A., Taber, C.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1982.
- Quine, W. V. O. *Word and Object*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0.
- Quine, W. V. O.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Quine, W. V. O. *Pursuit of Truth*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定稿日期:2016-01-25

【责任编辑 谢群】